

吴贻芳

心底的一抹浪漫
最是那

林 杉◎著

吴贻芳

心底的一抹浪漫
最是那

Wu Yifang

金陵女大走出来的「999朵玫瑰」，
绽放在教育、艺术、科学领域……
她们的成就是对吴贻芳人生最好的诠释。



林 杉◎著

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吴贻芳：最是那心底的一抹浪漫 / 林杉编著. —北京：
台海出版社，2016.3

ISBN 978 - 7 - 5168 - 0885 - 6

I. ①吴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2797 号

吴贻芳：最是那心底的一抹浪漫

编 著 林 杉

责任编辑：阴 鹏

装帧设计：张子航 版式设计：红 英

责任校对：陈 烨 责任印制：蔡 旭

出版发行：台海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 邮政编码：100021

电 话：010 - 64041652 (发行、邮购)

传 真：010 - 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>

E-mail：thcbs@126.com

经 销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世嘉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：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字 数：188 千字 印 张：8.5

版 次：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：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5168 - 0885 - 6

定 价：3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序

吴贻芳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。

在 90 多年的漫长生涯中，她经历了晚清、民国和新中国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。早年她受“西学东渐”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倡导的新学影响，笃志求学，教育救国。后学成归来，成为第一位中国大学女校长。

她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，终身未嫁，学生们说她把自己嫁给了“教育”。

她述而不作，创办的金陵女子大学，早已树蕙百年，她的学生遍布海内外，每一个学生就是一篇上乘的佳作。

吴贻芳有很深的“金陵情结”，临终前她建议再办一所金陵女子学院，这个建议很快得到答复，不久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挂牌。如今，一如小小的种子播种到田里，已出苗成树，开花结果，蔚然成林，有鸟儿从天上飞来筑巢……

我虽然写过几部文学传记，但经验告诉我，只是演绎一些事件和故事，不能算是一部有质量的传记。必须围绕人生，写出一个真实的人物，既不能任意拔高，又不能随意戏说，而是要写出人物的性格特征、人生命运和心路历程。当我参阅吴贻

芳大量史料后，深深感到初看不难，细想却不那么容易。写关于吴贻芳的传记若不下一番功夫，是不会写出一部有可读性作品的。必须对现有材料详加梳理，对有些事件要再认识，寻找最佳表现角度，写出历史感和时代感。

在爬梳有关史料的基础上，我围绕着吴贻芳的不同阶段材料和故事，做了一些必要调度和集中，力求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，去粗存精。

再是吴贻芳的家庭背景材料概念单薄，有的只是档案材料的抄录，有骨无肉。为了使其家庭故事丰满起来，我走访了清史专家、我当年的同事柯愈春先生，他当即给我查出了所需线索。我又在半年时间里数次跑北图古藉馆、史志馆，还请单位的记者站代我跑湖北省、浙江省图书馆，查找有关资料，虽然收获甚微，但基本弄清了她的家族史，证实了吴贻芳早年家中“还是很幸福”的说法。

是为序。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。

作 者

目 录

序	1
第一章 家在武昌	1
一 祖父寓舍为她筑梦	1
二 曾祖父的游宦人生	9
三 从“经心”到牙厘局的父亲	18
四 父之伤	22
第二章 求学生涯	28
一 连遭家难	28
二 迟来金女大	32
三 再入北京女高师执教	40
四 情系密歇根	46

第三章 光裕金女大	54
一 初掌校政	54
二 以“厚生”为旗	65
三 注册之难	71
四 杏坛花色殊不同	78
第四章 抗战烽火	86
一 西迁前夜	86
二 驻足华西坝	100
三 “活菩萨”：明妮·魏特琳	108
四 坝上风雨办学人	124
五 涉足政坛	135
第五章 重返南京	144
一 归梦	144
二 拥抱和平与民主	153
三 决绝蒋家王朝	161
第六章 共和国之初	168
一 新生活的变奏	168
二 银河落天尽星光	174
三 花甲又履新职	183
第七章 “文革”劫难	192
一 风起地作浮	192
二 蒙难石山头	197

目 录

第八章 老树新枝	205
一 复出与新征程	205
二 获“和平与智慧女神”奖	211
三 又逢生命春天	220
第九章 生命终曲	228
一 傅厚岗的日落	228
二 再建金陵女子学院	236
附录一 吴贻芳年表	240
附录二 参考文献	259

第一章 家在武昌

一 祖父寓舍为她筑梦

吴贻芳是在祖父这座“洞天福地”的寓舍里出生的。

彼时祖父吴宝俭因着履职，从清帝国京城举家迁来湖北武昌。那一年，祖父二十一岁，父亲只有三岁。正是在这个时候，祖父在黄鹄山附近的街垒中，倾其所有买下了这所僻静的院落。虽然不是高档会所，因其便于读书写作，又因为离他供职的湖北布政使司不远，这座独门大院一时也是占尽风光。

院落温馨雅静，给吴贻芳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

寓舍正房五间，厢房三间。一进院子，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排装饰精致的花格窗棂，因着明亮的采光，成为她一生最温暖、最烂漫的记忆。

院子的大门，开在东南临街的一角，那一对又大又圆的门环所敲击出的响声，最先传递的是宾客盈门或祖父办完公回家

的消息。院内靠墙处有几株高大的樟树，绿荫匝地，风来萧萧，鸟雀常来登枝。近窗处有一丛夹竹桃，粉白相间，风一吹暗香浮动。

房内格局是晚清江南流行的一种苏州款式的风格，房间与房间之间由木制活动板墙隔开，上面镌刻着传统的花饰图案。家中遇有年节或雅集等事，隔墙可临时拆卸，扩大使用空间。那板墙是宋代流行的格子门，传到清代，由“四株扇”发展成“六株扇”，成为一种时尚。板墙皆为青棕桐油紫色，更显室内肃穆庄重，古意盎然。

室内花砖铺地，八仙桌摆在堂屋中央，桌面下有一圈雕花裙边，两张太师椅分列两边。桌上铜盘里盛有一套景德镇烧造的青瓷茶具。桌子后面靠墙处的长条几上，摆放着一对青花瓷帽筒，里面插着时鲜的草茎和花束。墙上挂着中堂、对联，皆是祖父从京城带来的名人士大夫字画。

黄鹄山（蛇山旧称）和那座刚刚被大火烧毁的天下第一楼，就坐落在祖父寓舍的南面。听祖母说，闲暇时祖父常带一家人到山上或司湖（今不存）边踱步玩耍，抑或出汉阳门到长江边上去看流水和过不尽的帆船。祖父对李白的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和崔颢的《黄鹤楼》等诗尤为喜欢，百读不厌，还让儿时的父亲背诵。祖父在文酒之会时，常铺开宣纸，笔走龙蛇，几幅大字，常常爆出一片喝彩之声。有眼力的客人，不等墨迹干掉，便争相收藏他的墨宝。

吴贻芳生于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一月二十六日，按哥姐的“贻”字排序，父亲吴守训给她起名贻芳。因为出生时间在冬季，祖母便昵称她冬儿。她很爱这具有象征性的名字，长大后

便用冬生为号，并流行于世。

吴贻芳出生时祖父已故去八年，祖孙二人没有见过面。有关祖父的事情，除祖母告诉她之外，大多是她从读祖父留下的诗集《吟陆诗草》《沤铸罗花诗稿》和《礼园诗遗诗》等著作中得知的。

随着吴贻芳渐渐长大，她对祖父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。从祖母的讲述中她得知祖父在买下这幢寓舍十八年之后，因工作和诗文创作思虑过度，才患病离世。那年他还不满四十岁，正是人生的大好年华。祖父的溘然长逝，不仅给祖母和年幼的父母亲带来莫大的不幸，也让他同僚甚为惋惜和同情。

祖父本名吴宝俭，字礼园，生于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，祖籍安徽休宁，生于江苏泰兴，是曾祖父吴存义继室汪氏夫人的第三子。祖父生前嘱咐祖母，死后将他运回泰兴故土安葬。这便成了祖母的使命与担当。因祖父死时正值酷暑七月，只得入殓将遗体放到寺庙里暂存。第二年秋冬时节，祖母便带着父亲吴守训从武昌顾船东下，扶柩回到故里，将祖父吴宝俭葬于泰兴城的“东门外姚家庄之原”。下葬时有文记载：“石马衔悲，霜禽含惨，孝泉流而不涸，风树响而如泣”。

直到这时，祖父才算是入土为安，这也了却了祖母一桩心事。

这一年是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，适逢晚清史学研究者、诗人和散文家朱铭盘（1852—1893）在家为继母蔡氏丁忧，祖母便请他为祖父写了讣告和《清故署荆门知州、知府用、湖北候补同知吴君志》，以此秉告亲朋乡邻。志文中写道：

君幼挺殊姿，综世典文诗赋颂，尤所精畅。少侍

厥考有声（中举），辈下周揽，滇饶衍历（随其父宦云南）。二浙巨儒，承风彦士，接履先遭父丧（同治七年1868），有绝水之痛。既愤兄仇，无反兵之志。以郎中改官同知，分隶湖北，时逾星纪（岁末年初），凡一权荆门州。三管厘务，奸豪亡去，商贾从市。于是湖广总督卞公、湖北巡抚彭公荐君廉能，有诏补同知（从六品），后以知府（正五品）用，嘉其材也。

朱铭盘从三个方面概括了吴宝俭少年早慧、性格特征和从政经历。朱铭盘早年困守泰兴，曾得到吴宝俭的帮助和举荐。

朱铭盘是吴宝俭泰兴同乡，二十一岁中秀才，因父亲亡故，家道中落，无以继学；经吴宝俭推荐，到扬州两淮盐运使方浚颐帐下，开始了他的幕府生涯。后来方浚颐在吴长庆帐下时，因受李鸿章、袁世凯的排挤而客死旅顺。之后，朱铭盘与张骞等南归。后来朱铭盘重回旅顺军营，在张光前提督下效力，后被保举为候补知府。

朱铭盘在“志”的标题中“署荆门知州、知府用、湖北候补同知”之说，经查湖北省志和荆门州志得知，吴宝俭由京城外放荆门州任职，实际并无到任，荆门州也未有此记载。荆门州是清廷的直隶州，领当阳、远安二县。实际上，清廷也未直接管理荆门州，而是交给湖北省代管，而湖北省又放到巡抚下面的布政使司（管钱粮）管理。这样一来，吴宝俭到湖北后并未下到荆门州任职，而是留在了布政使司任事，朱铭盘说的几个头衔，当为吴宝俭的职级待遇。这样，湖北省既不违背清廷原来“改官同知”“权荆门州”的任命，又给吴宝俭做了恰当的安排。

志文中讲“既愤兄仇，无反兵之志”一说，大约是说那时泰兴一带捻军活动正盛，兄弟对此意见不一，哥哥“无反兵之志”，由此结下冤恨。按现在的说法，似乎是一种政治理念上的分歧。但也有另一种可能，从吴贻芳的曾祖父吴存义的《行状》中可以得知，吴存义一生有过两次婚姻，原配李氏生前育有一子，名宝慈，她病逝后吴存义的继配汪氏，又生了宝清、宝俭、宝让三子，但在《吴公行状》中竟未出现三子吴宝俭的名字，把四子宝让直接写成三子，可见兄弟之间结冤之深。后经查泰兴县志，吴宝俭是吴存义的三子确凿无疑。

祖母爱回忆往事。她对孙女吴贻芳说，埋葬了你祖父回来，你父亲上了两年县学，还是没有考上举人。我一人孤守偌大房子，寂寞冷清，于是在亲友们的帮助下，给你的父母成了婚。第二年生了你的姐姐贻芬，家中才添了些生气。又过了两年，你哥哥贻渠降生了，那些如影随形的孤独，才风一样散去。

贻芳小时候跟祖母住在一起，她爱吃甜食，祖母就差人“摇划子”（武昌青山人架的小船）过江，到汉正街“汪玉霞”老店为她买回甜点。每到这时，吴贻芳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围着祖母转。祖母也借机教会了她唱歌谣和猜迷语。《燕檐歌》就是她跟祖母学会的第一支儿歌：

檐燕檐燕，别来又一年。
你的旧门户，零落不完全。
快去衔泥，快去衔泥，
修补趁晴天，修补趁晴天。

小贻芳每唱完一支歌，祖母就奖给她一块糖果。

猜谜语也是这样学会的。祖母的谜语是：

象牙罐，紫檀盖，里面坐了棵小白菜。

谜底祖母保密，不告诉她。她猜不出的时候，祖母便不给糖吃。武汉多湖，湖里种了很多莲藕，收下的莲子便成了清心去火的饮食佳品，也是武昌人平时做粥必放的一种食品，起药食同源之效。小贻芳实在猜不出的时候，祖母便从瓷罐里取出一粒洁白莲子给她看；最后在祖母的暗示下她终于猜出了莲子的谜底。祖母便是用这种方法，开启了吴贻芳的启蒙之路。

祖母还告诉吴贻芳，汉正街汪家和咱们吴家祖上都是安徽休宁人。他们从乾隆年间到汉口做生意，已经历了几代人。咱们的高祖吴士珪嘉庆初年因怕受白莲教伤害，才从休宁千里跋涉迁到靖江，当年那里是海滩水网地带，清代官府作养马之地，吴家祖上生活好一些的时候，又辗转迁到泰兴城里，你的曾祖父吴存义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。

祖母又说，如今我们家和汪家都成了天涯沦落人，却在武汉又碰到一起。他家做的酥糖、碱饼、酥京果，颜色黄润，香气扑鼻，食之清脆爽口，不粘牙。休宁人的技艺，让我们在远离故土的武汉，又吃到了纯正的家乡味道。每到年节的时候，你的祖父便带上你的父亲搭船过江，到汉正街汪家老店去选购食品，以便在春节期间招待他的同僚好友。你的祖父不仅公办的好，诗也写的好。客人们吃着休宁甜点，品着休宁产的松萝茶，你的祖父聊到酣畅之时，还能随口吟出松萝茶的诗作。他说松萝茶的味道胜过杭州的龙井，二百年前就传到了英国，英

国人吃下午茶的习惯，便是由松萝茶开始的。你祖父思维敏捷，常常博得客人们的阵阵掌声。后来他把那些诗作，也收进他诗集里。

《吴君志》中还写到吴宝俭的为人和他的病逝，字里行间，尽是惋惜：

君匮于资产，尤好施与亲戚，待其举火，友朋昂
其存活。论文辞之美，则驾曹刘言政术之良则，经纶
豹产，不幸奄疾，以光绪十三年（1886）七月壬子卒
于武昌寓舍，春秋四十。呜呼，痛哉！

吴宝俭才思敏捷，作品数量之多，在晚清诗坛是出了名的。从以上描述看，他的英年早逝，与诗的发力过重，不无关系。

武汉夏天的炎热，列南京、重庆等全国三大火炉之首。加之白天青蝇捣乱，夜晚蚊虫叮咬，尤其是黄昏之时，暑热难耐，人们饭后拿一把蒲扇和一张竹席到街上过夜，成了那个年代武汉人特有的习惯。据说有的男女晚上起来小解，由于稀里糊涂的，常常发生睡到别人家的席上的事情，弄出许多笑话。

吴贻芳的家是独门大院，用不着去上街乘凉，日落时分在院子里洒上些水，晚饭后比白天凉快了许多，一家人铺上竹席，撑开竹床，一边打着扇子，一边喝着茶水，听父亲吴守训讲武汉的见闻。

母亲朱诗阁的家在杭州，她常用杭州话为孩子们唱家乡的童谣。

尤其是她唱的那支《星星谣》，曾使童年的吴贻芳惊恐不已：

一颗星，葛伦登；
两颗星，嫁油瓶。
油瓶漏，去炒豆；
豆子香，嫁麻郎。
麻郎麻，嫁黄瓜；
黄瓜黄，给冬儿
嫁只大灰狼……

小贻芳听了，吓得大哭不止。

祖母在一旁听了，赶紧用泰兴话哄劝说：“伢儿不哭，格个（这是）给你说笑话。等你长大了，一定给你嫁个好男将（好丈夫）。”

哥哥贻渠听后也笑了起来。他学着祖母的样子劝妹妹说：“那呆屁（东西）到家来相亲，哥哥一拳就将它打跑。”

母亲见小贻芳被吓哭的样子也自我批评说：“妈妈也勿晓得脚深脚浅，以后伊格不给你再念这个坏童谣了。”

小贻芳这才破涕为笑。

户部巷是武昌有名的小吃一条街，是吃早点的好去处。祖母告诉吴贻芳，从你祖父到武昌开始，就带着一家人到那里“过早”。“过早”是当地人的一种习称，即吃早餐之意。那里有许多有名的小吃：有糊汤粉、面窝、鱼丸、稀饭、牛肉面粉等。因为离祖父供职的藩司衙门（布政使司）和家都很近，吴贻芳长大后，父亲吴守训也常带兄妹几个去那里“过早”。这在她印象里，是一桩抹不去的记忆。一九三八年，金女大部分师生一度在这里办学，她还和几位教授到那里吃过早餐。那时，

户部巷的小吃比她儿时的品种更丰富了，又增加了荆楚汤包、石记热干面、真味豆皮等。尤其是荆楚汤包，可以和南京的汤包比美，热干面更是武汉人的一种创造，在全国独一无二，也为这些从南京来的师生称道。

然而，武昌也是吴贻芳的伤心地，由于父亲在（湖北省）牙厘局供职时的不慎，受局长指使缠上了一桩躲不开的经济官司。父亲为了自尊，同时也为证明自己清白，竟然走上了人生绝路，借去湖南之机跳江而亡。

时在苏州求学的吴贻芳姐妹，得到消息后急忙赶到家里。在二姨父陈叔通的帮助下，变卖家产，还清了大部分债务，一家人怀着悲痛的心情从此永远离开了武昌这个伤心的地方。

许多年后，吴贻芳每忆起童年时光，忆起祖父为一家人购置的那座“寓舍”，心中总会漾起一种柔情，那些儿时的温暖与美好，如隔山灯火，在她心灵深处闪着醉人的光。那光，也闪动着霓虹的颜色，裹挟着一种平和与安宁，镀亮了吴贻芳少女时代的温馨。

而她不知道的是，一家人与武昌的伤别后，这个王朝的大厦，竟然在一场革命的变革中，永远地倾覆了。

二 曾祖父的游宦人生

吴贻芳是从阅读《榴实山庄文集》来认识曾祖父和故乡的。当然，还有祖母的零星回忆。

吴贻芳的曾祖父吴存义，字和甫，号荔裳。生于清嘉庆七